

阿垅 著 罗飞 编

后虬江路文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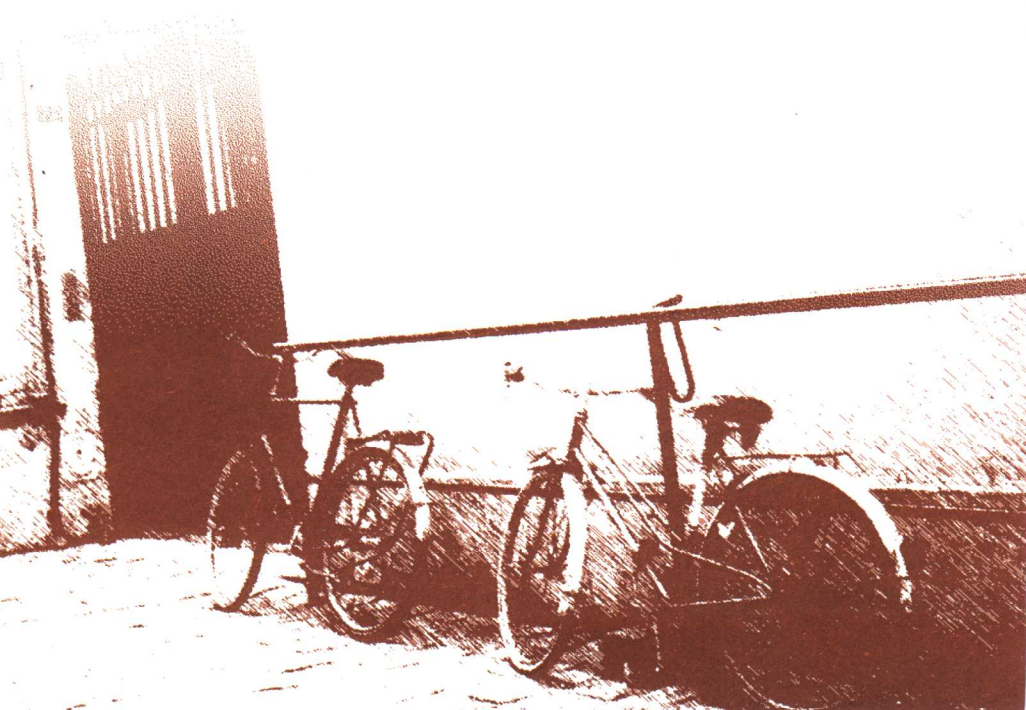
重庆人民出版社

后虬江路文辑

阿垅 著 罗飞 编

扉页 人民出版社

【纪念阿垅诞辰一百周年，逝世四十周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虬江路文辑 / 阿垅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1

(火烈鸟文丛 / 罗飞, 张新荣主编)

ISBN 978-7-227-03396-7

I. 后... II. 阿... III. ①文艺理论—文集②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0-53②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6015 号

火烈鸟文丛

后虬江路文辑

阿 垅 著

选题策划 张新荣

责任编辑 张新荣

特邀编审 罗 飞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来学军

版式设计 清 心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高 伟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0 千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396-7/I·864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阿垅

(1907~1967) 笔名有S·M、亦门、张怀瑞等。杭州人。1929年入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就读。1933年入黄埔军校十期，此时接受中共地下党影响，倾向革命，并在大型刊物《文学》上发表作品。抗战初期，参加淞沪战役，不幸负伤。这期间写有关于此战役的报告文学《第一击》等。1939年去延安进“抗大”学习，由于在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经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此时写有《南京》(出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伤愈后，因回延安交通被封锁，只得留在国统区。他利用职务掩护，仍继续为党工作。编地下刊物《呼吸》并写有大量文学作品，刊于《希望》等杂志。1946年底因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发现被通缉，逃出成都，浪迹于杭州、上海等地。就在此困难时期，他仍千方百计冒生命危险，继续为党提供军事情报。解放后，上海党组织为他安排了工作。后因天津文艺方面领导诚邀，遂由上海离职，去天津，任天津文联委员、创作组组长、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1955年5月28日因“胡风冤案”被捕，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于1967年3月15日瘐死狱中。1980年中共中央发文予以彻底平反。1982年6月23日天津文联举行追悼会。

阿垅著作，解放前出版有诗集《无弦琴》、报告文学集《第一击》、诗论《人和诗》。解放后到1955年入狱前出版有诗论《诗与现实》(三卷本)、《诗是什么》《作家底性格与人物的创造》等。平反后已出版的有周良沛编《无题》、罗洛编《人·诗·现实》、路莘编《垂柳巷文辑》等。另有《南京血祭》北京、宁夏两种版本。



《奥斯维辛之后》

作者：邵燕祥
定价：20.00元



《半九别集》

作者：绿原
定价：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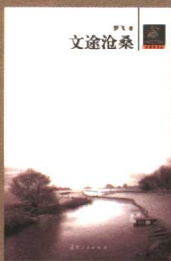
《后虬江路文辑》

作者：阿垅 编者：罗飞
定价：20.00元



《三五成群集》

作者：何满子
定价：20.00元



《文途沧桑》

作者：罗飞
定价：20.00元

小 引

本书作者阿垅，曾经像你我一样，真实地生活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他出生于二十世纪头十年，经历过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到六十岁为他的生命画上了终结号。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人生历程不算很长，而生命质量却不同于一般的“百代过客”。他的家庭环境并不具备先天的优越性，但他自小好学不辍，十几岁开始写旧体诗词，二十岁自学英文，同时发表文学作品。日本入侵中国时，阿垅考入了黄埔军校，并于1937年在上海参加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八·一三”战役，直至负伤回到后方。阿垅不仅是一名抗战军人，还是一名为抗战呐喊的文化战士，他当时写了不少著名的报告文学（如《闸北打了起来》、《斜交遭遇战》等）和抗战诗篇。为了寻求中国的光明，他曾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在一次军事演习中眼球受伤，获准去西安治疗，却因交通线被封锁而未能返回。之后他一直在国统区，自觉地为新中国的诞生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对于阿垅利用职业的特殊便利条件为革命所做的一些工作，已故周恩来总理

是了解的。出于对新文学的热爱和对鲁迅精神的景仰,他多年来勤奋不懈地写作,并在国统区的艰难条件下,认真学习罕见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同时他是胡风先生的朋友,因此后来成为一桩政治冤案的牺牲者。早在五十年代初,他便受到十分粗暴的政治批判,并被剥夺了反批评的权利。到1955年,进一步沦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要骨干”,对于案件他始终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并对监狱当局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虽然他希望“得到喜剧的收场”,不幸他终于没有能够走出监狱,1967年带着遗憾死于骨髓炎。

去世十多年之后,阿垅才在政治上获得平反。虽然本人已离开人间,他的高亢的歌声和严正的战士形象并没有随之泯没,仍将在他的遗著中和人们对他的记忆里清晰地、鲜明地存在着。为民族和人民作过贡献的这样一位诗人和作家,相信公正的文史学家是不会忘记他的。本书编者罗飞,作为阿垅生前的一位年轻朋友兼革命战友,曾经和他在黑夜破晓之前,为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冒着生命危险,携手从事过革命的地下工作。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写作,一起学习,罗飞对于阿垅是有着真切而本质的了解的。因此,他编辑的这本《后虬江路文辑》,和此前出版的《人·诗·现实》(1986年)、《无题》(1986年)、《垂柳巷文辑》(2006年)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阿垅诗文集》一起,都是今天的读者认识阿垅这位战士诗人的宝贵材料。

当本书摆到读者面前时,建议暂且跳过正文,先读读编者罗飞为它所写的“校读后记”。从中可以进一步地了解作者阿垅的为人,他在本书各篇中所体现的写作风格,以及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经历的一段困厄遭遇。阿垅去世将近四十年,他的苦难所反映的时代性格的典型性已经消失,但是,倾注了他的心血的每

字母句，穿过残酷的时间之网，依然包含着以古鉴今的现实意义。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书末《关于〈论倾向性〉》和《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这两篇作者当年针锋相对地回答批判者、给报刊投递多次而终于未获发表的反批评文章，迄今读来应当说是崭新的“出土文物”。其中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在所谓“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问题上，以及在作品中如何描写领袖的私生活的问题上，所进行的学术思考和学术论辩，迄今读来仍然让我们鲜明地感受到作者的真知灼见和当时十分难得的反潮流精神。如果这些文字能够在隐约反映当年的时代风貌的同时，给今天的读者带来与当年的文艺当局判断完全相反的新意义（这应该不是不可能的），那将对于作者的在天之灵会是莫大的慰藉。

绿 原

2006年9月，北京八里庄

Contents 目录

小 引 / 1

第一辑 作家底性格和人物的创造

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 / 3

代木者,醒来吧 / 21

星 / 39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 67

左拉 / 92

陀斯妥耶夫斯基 / 97

易卜生 / 110

威尼斯商人 / 113

夏洛克 / 123

哈姆雷特 / 127

性格·《死魂灵》·果戈理 / 129

冈察洛夫和斯妥尔兹 / 134

奥勃洛莫夫 / 142

鲁滨逊 / 148

第二辑 文论四篇

论倾向性 / 159

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 / 182

关于《论倾向性》 / 193

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 / 218

校读后记·罗飞 / 241

作家底性格和人物的创造

zuojiadixingge renwuwu chuangzao

第一辑

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

《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不！绞索套着脖子时的
歌声！

我们看到过死得果敢的人，我们看到过死得壮烈的人，我们也看到过死得慷慨的人，我们还看到过死得从容以至死得宁静的人；而现在，这里，却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死得欢乐、而且如此欢乐的人，由于如此欢乐，那内容里，也就包容了一切的果敢、壮烈、慷慨、从容、宁静，好像横亘太空的银河以万古灿烂的光辉包容了无限和无量的那些明丽的星体，这个人，这个
大写的“人”（照他自己的光辉的说法），这个战斗的年代
的巨人，这个以宝贵的热血写了我们的史诗的诗人，他的不朽
而常青的名字是：伏契克（Julius Fucik 1903~1943）！

这《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是伏契克自己底赤色大理石的纪念碑；读着它，人们所得到的，却不是死亡的印象而是青春的感觉。就好像面向了日出的奇景和花开的佳节，热血河川似地奔腾，灵魂云霞似地飞翔，就好像处身于授枪的典礼，

阅兵的仪式，听到了万人出征的鼓声和步伐声，看到了决战大捷的军旗和兵器的光华，肉体地感到了汹涌的生命，精神上取得了坚强的武装。读着它，是身心的感激，是一身的欢舞，是百臂的力量，是万人的歌唱。

在狱中的五一节，他以生命这样高歌欢唱：

死神，你总是姗姗来迟！而我，老实说，却希望经过许多年之后再同你相会，希望我再过一过自由的生活，再能够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唱，多多地在世上遨游。要知道我现在才刚刚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我会有这么多的力量！……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么就请你们不要忘记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的心里都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姊妹们；给你的遗言，我的古丝妲；给你们的遗言，同志们，给所有同我要好的人们。如果眼泪能够帮助你们，那么你们就放声而哭吧。但不要怜悯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底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在《我底遗嘱》里，死亡的威胁底阴影，仍然始终掩盖不了上升的旭日底欢乐的光芒。

我再重复一次：我们为了欢乐而生，为了欢乐而战

斗，为了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不要让悲哀同我底名字
联结于一起。

在一个地方，伏契克曾经说到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宣传鼓动者，靠嗅觉工作；说自己有点幻想家的气质，同时又有些批评家的气质。在《做什么》里，列宁曾经说到“应当梦想”；因为这种梦想或幻想，指的是那种超越于事物底自然的进程而善于推动和引导它的一个力量。而嗅觉，既是政治的敏感，也应该是活跃地感应着新鲜事物的那种感觉。批评，又岂不就是政治斗争或现实斗争的进行么？所以，这种幻想，这种嗅觉，这种批评，在伏契克，是未来的蓝图和实际的工程的统一，即科学预见和现实斗争的统一，或理想和实践的统一，同时也是政治和诗的统一。伏契克底气质是诗和政治的气质。从现实里感到未来，在现实里战取未来，这就是：青春，胜利，欢乐，诗或歌唱。

正是如此。应和着克里姆林宫底钟声，应和着五一节检阅的红场上的《国际歌》，如同和那些自由歌唱的人们一起，他们在纳粹的监狱里纵情歌唱，或者用口哨吹奏《红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向法西斯匪徒示威而作为欢乐的人们底榜样。每天晚上和早晨，为他底战友，他底爱人，古丝姐，他是怎样顽强地侧着身子睡着，唱着她心爱的歌，也要她能够听到自己底歌声，他底整个身心是被她所占有着，而这些歌儿里他是倾注了这么多的感情，他歌唱苏苏作响的草原上的苦蓬，歌唱光荣的游击队底战斗，歌唱和丈夫一同为自由而战的一个哥萨克女郎，歌唱她底勇敢，歌唱她底最后的战斗，对于古丝姐，这是她所如此熟悉的亲爱的声音，如此熟悉的战斗的声音，这就

像被敌人隔绝和包围而各自奋战的军队，互相以隆隆的炮声致敬，呼应，激励和安慰。他歌唱着：当愁闷的时候，他歌唱着；当阳光的白昼出现的时候，他歌唱着；当送别从此永不再会的同志们的时候，他歌唱着；当欢迎那胜利的东线传来的捷报的时候，他歌唱着；他歌唱着，甚至还嫌“急速地歌唱那在生活中慢慢地形成的事情的歌儿”的时间是太少了。因为他，是为了自慰而歌唱，由于欢乐而歌唱，就像人们在久远的过去所一直歌唱了下来的，而到了未来还是要歌唱而且歌声还要更为高昂的——只要生命还存在着。

那么，他，又是否毫无痛苦之处呢？

看看吧：打一棍，两棍，三棍……啊！“仿佛棍子钻进了脑髓里”；当两个SS队员吩咐给他穿衣裳的时候，啊！“我永远没有想到每一个袖筒、每一条裤管会使人感到如此疼痛”；啊！“我身体中每一个细胞都千奇百怪地疼痛着”；啊！他底牙齿，他底胡须，他底昏厥，再三的昏厥，死去活来！……

虽然，他自己说：“就好像我是一个旁观者，一点不觉得疼痛”；

虽然，他自己说：“疼痛是生命底亲生姐妹，我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当他底肉体竟然出于敌人底意外而“一匹马”似地复活，一匹强健的战马似地跃起的时候。

但我们，却没有权利忘却他底这种痛苦。如果我们尊敬伏契克这个人，那么我们就得同时来尊敬他那每一个细胞底疼痛。我们是并没有权利像当事人自己一样做“旁观者”的。“在生活中是没有观众的。”

因为，这是如同德国人、那个监狱长所说的：

“我要把你底捷克精神打掉！”

德国法西斯匪徒，在捷克，特别对于共产党人，特别对于伏契克这样的中央局的领袖人物，原来，就是以消灭人，消灭人类，消灭全家，消灭全民族，那样的兽性和暴行整个扑袭而来的。而且，像那个肥胖的SS队员，他们如同流着口涎的恶犬那样，还喜悦而夸耀地说：“打得多么艺术而完整啊。”如果说，伏契克就是这个“捷克精神”底一个化身，一个肉体，那么，我们也就能够和应该如同身受似的，尖锐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底千奇百怪的疼痛，对于那种非人的“艺术”，无论如何是按捺不住满腔如焚的憎恶和仇恨的。

因为，如果忘却了伏契克底这样的血肉的痛苦，同时也就是忘却了法西斯匪徒底那样的渴血的行为。

伏契克不是不写自己底痛苦。但也不是写痛苦，而是写法西斯底残暴。但也不是写残暴，而是写自己和捷克人民的斗争。

照伏契克自己底说法，则是：“生命是比死更强的，这样看来有什么可痛苦的呢？”

照他自己说来，也就是：“即使我们死了，我们仍然分享着你们底幸福底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为这幸福贡献了我们底生命。我们底欢乐便在于此……”

人，人民，生命，集体，历史，未来，战斗和胜利，内心的财富，爱情底坚决性，革命队伍底真正的力量和它底不可战胜性——“我们底欢乐便在于此”！

生命是不死的，未来是不死的，爱情是不死的，人民力量是不死的，所以，伏契克是不死的，因为，这一切现在是集中地体现在伏契克底身上，高度地集中在他底身上，而庄严地放着光芒，欢乐地涌起歌声。